

干卿何事？但却无端端的被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。

我执教了一年多后，行动党与社阵闹分歧，有如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前奏曲，真是使人人惶惶不可终日。大选过后，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在本区竞选失败，而全国的竞选结果，却是人民行动党胜利执政。行动党执政后不久，对全国教师采取清剿行动。根据政府发表的文告，这些被裁退的教师，大多数是地下共产份子，一共有二百多位被教育部裁退，尤其是乡村学校，被裁退的华文教师最多。我尚记起当时午夜，许振份同事与我，在琼崖联谊会搓完最后一圈麻将，从会所走过对面马路等车，我对振份说道：“老许，你明天一早一定要到武吉班让中学去监票，你并非是颠覆份子，不用惧怕人们的眼光与闲言闲语……”他听了我这番话后，沉默的不说一句话。我们坐了计程车回到学校宿舍，夜色已晚，夜风在吹刮着……

大选投票当日，振份并没有去监票，但是事情并非这么样平静无波的。沉谧的水底下，却暗流汹涌。

日子过了半个月后，正当我们要去槟城旅游的前夕，振份就接到教育部寄来的双挂号信，他被革职了，这是个晴天霹雳的震撼……

学校除了振份之外，尚有钟奇明、奇朗两兄弟也遭受到同样的厄运。说句公道话，其实，他们都是勤奋的好老师，受到家长的爱戴、尊敬。也许在中学时，比较活跃些，但这不足以证明是“颠覆不良份子”，这项“红帽子”与“莫须

有”的罪名，任谁也承担不起的。

“肃清不良份子”的行动，总共有两百多名教师受到影响。就在那当儿，武吉知马行动党支部，曾经怀疑我们这些日夜走进走出琼崖联谊会，误以为我们在社阵支部活动，与行动党敌对，准备向我们采取行动。其实天地良心，那只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。我们向来就未曾踏入社阵的门槛一步，从哪儿传来的风声雨影？使到多少无辜的人，遭受到私仇公报，有冤无处诉……

幸运的是，经当时的联谊会主席李运根，总务郭寿山，校长林东彦等人的解释后，事情才略为扭转。那个时候，郭寿山老先生与李炯才议员交情甚笃，又加上学校印籍校工峇武，是行动党的老党员，由他们出面替我们释疑，经过三波四折，最终还了我们一个公道。一切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之后，冰释前嫌。否则差点儿含冤莫白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，一点儿都不值得，代价未免太大了吧！

“苛政猛如虎”。我耽恐被猛虎吞噬掉，因我知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料子，我此生对政治，完全没有“趣”，也失去“兴”，我拥有自己的天地，闲暇之余，我读书，我写散文，我为华文文化，驰骋在忘我的境地。散文使我心境年轻，爱滋润着我底生活。

这是红楼旧事的篇章之一，请读者耐心地期待我的另一个红楼旧事。世间尚有着多少事儿，让我叙述、让我追忆……

你喜爱听这个老人的故事么？